

# 「東方幫」的浮光掠影

文/鄭明全（新思惟人文空間 藝術總監）

## 前言

「幫派」者，本指因同鄉、同行等關係而結成的聯誼互動小團體。現多專指眾勇謀合結幫成派，為從事犯罪或被認為可能犯法而組成的團體或組織，圖謀社會上的不法利益。如民間所熟稔的「四海幫」、「竹聯幫」…等。

這裡所謂的「○○幫」，乃是延意上述幫派概念，泛稱台灣一般學校畢業校友在社會職場上的行事處世特質或提攜互助的流風，如「台大幫」、「成大幫」…等。「東方幫」當然也就意指在南台灣或高雄地區，「東方工專」畢業校友在社會職場的一些活動行事作風，或在美術活動上的一些風格特質。這應該只是某種現象的方便參考；如近來坊間所流行的戲語——“馬上好”，僅能當成一種言說的概念想像，切切不可視為絕對的實際情事。



● 梁任宏鳳山工作室外景（梁任宏提供）

當年，筆者是東方工專三年級的轉學生，就讀的又是工業設計科，因此對「美工科」的認識不能算是熟諳深入。但由於是創校初始年代，在師資和學程課業的規劃上也有一些相近，如色彩學、設計原理、藝術概念等，加之當時美工科和工業設計科的教室相互鄰近，學生之間的課外「互動」尚稱良好，尤其在校外生活的交流聯繫以及作業心得的研討切磋也算頻繁，因此對「美工科」雖不致相當熟悉也不算陌生。



● 新濱碼頭藝術空間展覽與論壇（鄭明全提供）

## 東方美工的（早期）碎離印象

東方工專成立於1966年。「美術工藝科」設立的宗旨以教育發展學生的美工應用技職為前提。當時的台灣環境處於農業轉型工業的初期階段，也是一般「工業專科」學校設立的草創初期，美工科或相關的設計科系，在師資的聘任上，大都聘任一般師範美術系統的科班師生或當時一些知名畫家為主要的教師來源，其應用美術或工藝的相關課程也在初步調適建構中，所以在學程教育中，純美術的繪畫技巧訓練順理成為很重要的一部分。

其中，在師資上倍受學生尊重的，初期有顏水龍、劉啓祥、劉清榮、王瑞琮、張清治、之後如劉文三、葉竹盛、李朝進…等老師，他們對美術訓練的要求以及個人品格風範的展現上，對學生後來的為人與藝事研展上都產生很大的影響。

專校設立之初，「東方工專」沒能跟上教育部的聯合招生，慢了其他學校半學年，因此在隔年春季自行招生。那時所招學生資質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是落榜生，這些學生的特質大都天生叛骨，雖然一般學業成績較不顯眼，但在思想和其他應對能力上較為活潑。另一類則是天生喜歡畫畫，畫圖技巧好，由於南部當時尚未有美術科系的大學，加之「東方工專」招生初始學風自由，對一般課業要求不甚嚴格，對他們而言也就如魚得水般的悠然自在。當時校園奇景，可謂三教九流，臥虎藏龍，形形色色，蔚為壯觀。這樣的活潑思想、奇異學風，多少也影響後來學弟妹的學囊跟風。

在這般的學習環境，學生保留了原有的活潑特質，有時雖然脫韁難馴，但在個人的美術學成發展上反較有利，其不受框架模式制約的學習風氣，反讓當時學生不只經常贏得校外的美術、工藝、設計競賽（當時有「北復興、南東方」的美稱。），且對日後因濃厚興趣走向純美術的學生而言，其創作風格發展上也較能海闊天空。

此外，學生校內生活除常有較勁鬥狠的風氣，也頗多參與校外“社會活動”的經驗，帶有一種江湖豪邁特質，而養成觀察敏銳、隨機應變的處事能耐，對日後畢業進入職場或創業，較之他校生來得具有社會應變的機伶性，因此「東方」學生當時常被喻為“提早出社會的學子”。筆者當年轉校到「東方工專」，果然見識到校園這等的奇風異景，對個人日後發展也頗受影響。

美工或設計相關科系的畢業生，由於受當時工商社會大量的需求，很受職場的歡迎。當時乃因工商轉型期間，小型創業機會多，東方學子的氣質也頗勇於自闢天下，獨當一面，日後均能自創一番格局。這些在職場成就亮眼的校友，反而是筆者日後因商場關係才漸次熟悉認識，其中如林明哲、李啓榮、梁任宏、丁啓華、戴威利…等。校友當時所從事大部分均為美工相關行業，如傳播廣告、建築開發、企劃代理、室內設計等等行業，也都成績斐然。之中，有些校友更在藝術市場蓬勃的九〇年代，先後轉進投入藝廊事業的經營，對高雄、台南地區的藝術環境的開創、市場的發展與藝品收藏的支持，均有相當的貢獻與影響。

值得一提的，是具有市場敏銳度的李啓榮，早在高雄文化沙漠的七〇年代，就已開設坊間少見的「綠調畫廊」。且在九〇年代，結合在建築業具有相當成就的林明哲籌組「炎黃藝術館」、「台灣櫥窗」，並發行《炎黃藝術》美術專業雜誌。日後，結合高雄更龐大的建築界體系，轉型為「山集團」，《炎黃藝術雜誌》順理更名為《山美術雜誌》。對九〇年代高雄美術的發展以及藝術市場的開發，均產生極為關鍵且重大的影響。

另有一批是由筆者在七~八〇年代，在高雄期間所從事廣告傳播及建築銷售代理事業「廣角建築廣告公司」，以及八~九〇年代重新投入藝術事業中，如「前衛藝術中心」、「串門藝術空間」、「串門學苑」、「新生態藝術環境」、「新濱碼頭藝術空間」等；在這些機構中，所相繼蘊育出一批出色的學弟妹，日後也在相關職場上能夠獨當一面或在個人藝術創作上開創新局，如梁任宏、張國信、張淑媛、丁啓華、林育如...，也有其他友校的鄭水萍、陳茂田、杜昭賢、賴芳玉、梁瑞榮...，也與這些場域有過互動相長經歷，均於日後展露各自不凡的才華。

另一條純美術軸線，是從小就對畫畫極有濃厚興趣者，就讀東方對其而言，在一般課業輕鬆，又能好好畫圖，如魚得水；故能在學期間就已是校內、校外經常得獎連連，總以日後當畫家為志業者，例如王清河、王信豐、張新丕、梁任宏、許智育、林陰棠、林明賢、賴秀雄、馮建洲...這類的學生。畢業後有的出國、有些於經商有成後又繼續往學院深造、有些默自潛修，總之，繪畫藝事在他們心中念念不忘，之後在美術藝壇上均能開創各自獨特的風貌與成就。

九〇年代後葉，經濟萎靡，市場景氣蕭條，本來一些從事美術、廣告、設計相關行業的校友，許多校友也藉此時機重回學院，接受新時代的藝術觀洗禮再造，對個人的藝術生命與內涵，有著更進一步的深刻認知與體會，於作品的開創性也有一番浴火重生之感。對於高雄美術的多元發展，也相對地增添許多新趣與貢獻。

以上隻字片語是筆者畢業多年，以及早期在南方藝壇實際經歷中所見所聞一些「東方校友」的浮光掠影記憶，有如碎片重組，自然無法以偏概全（如後期許多傑出的老師與學弟妹，由於所識不深，印象胚淺，因而無法在此一一具體陳述。<sup>1)</sup> 果真，如有所謂的美術「東方幫」，那麼以上的碎片掠影或許也只能做為一種所謂的「東方印象」參考。

後記

藝術家李俊賢就任高美館館長後，除了在展務展檔上的用心外，也讓大家更清楚地看到館方對在地史觀與藝術主體建構的關懷，而《藝術認證》的發刊，也是其對藝術專業和文化在地性的執著小結晶吧！它

### 後記

除了有別於北、中兩地美術館的“官腔”式館刊氣質外，其實是延續了南臺灣早期的《藝術界》、《南方》以來的一種在野性格的「高雄腔調」，讓台灣的藝術館刊有著另一種姿態的多元可能。基本上更是一個有主見的美術館，建構自身的藝術品味與發言自腔力道的展現。這次《藝術認證》規劃「東方幫」的專輯構想，內涵上應該也是針對「在地特色」的支持與認證，再次的對自身文化藝術的自信展現，其主體精神應該也是一脈相貫的。因此，在這樣的時空人事機緣與觀念下，才有可能重新意圖對「東方幫」提出新的觀察研究與探索。更期盼拋磚引玉，希望有心於此的史家學者，能有更進一步的專業論述建構。

基於以上觀點，我們樂見高美館的用心並給予鼓勵與支持。也非常高興見到高美館在本土與國際的宏觀上，努力地建構自己的史觀和藝術主體。■

註：改制後的東方技術學院，師資已呈多元豐沛，但參與高雄美術圈較有互動者，印象中如陳偉、潘大謙、林素幸、林悅棋、黃瑛玉...。出色的學生如吳守哲（正修藝術中心主任）、陳俊雄（糧食庫房）、許興旺（米倉藝術家協會）、林世聰（畫家）...，實在族繁不勝枚數。總之，「東方幫」實不是一個畫會團體、聯盟或組織，而是一個泛稱想像。果是！？而以上眾賢也願「榮幸」被貼上這個豪爽的標籤的話。一笑！



● 藝術家張新丕（張新丕提供）



● 新生態外觀（鄭明全提供）